三才廣志

藝文

詩考

周六詩

春官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以六德為本六律為音　瞽矇掌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疏風雅頌是詩之名也就三者之中有比賦興故總謂之六詩　正義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　書詩言志歌永言工以納言時以颺之注掌誦詩以納諫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觀民風

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蘩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
篇商齊可歌三篇間歌　左傳三類注風雅頌也
跣一國之事諸侯之詩為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
為雅成功告神為頌　上林賦揜郡雅注張揖云
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漢六家詩　三家詩

藝文志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詩經二十八卷

魯齊韓三家

魯　志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漢興魯申公
為詩訓故魯最為近之　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
培公申公與楚元王交俱事浮丘伯申公以詩經
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弟子為博士十

餘人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式以三百五篇諫張長安先事式唐長賓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是具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有韋氏張唐褚氏之學　列傳楚元王與申公俱受詩浮丘伯文帝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元王詩　薛廣德以魯詩教授龔勝舍師事焉爲博士論石渠　後傳高詡曾祖嘉以魯詩授元帝至詡世傳之爲博士　李咢魯恭李業習魯詩　魯丕以魯詩教授　包咸魏應受魯詩　陳重雷義俱學魯詩　隋志小學有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齊志后氏蒼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十八卷　傳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弟子夏侯始昌最明后蒼事始昌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伏理由是有翼匡師伏之學　蕭望之治齊詩事后蒼　後傳伏湛父理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湛傳父業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說解九篇黯章句繁多子恭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餘言　景鸞理齊詩作詩解文句　馬援授齊詩師事潁川滿昌

韓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　傳韓嬰燕人孝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河　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子公興王吉吉授長孫順由是有王食長孫之學蔡義明經詔求能為韓詩者徵待詔累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進授昭帝　後傳郅惲理韓詩授皇太子　刘寬明韓詩外傳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　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召馴習韓詩建初中侍講帝嘉其義學　趙曄受韓詩著詩細　李恂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　鄭玄從張恭祖受韓詩張文通習韓詩作章句　唐檀公沙穆夏侯恭習韓詩　隋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　翼要十卷漢侯苞撰

志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傳 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 士獻王脩李好古李奉六藝立毛氏李左氏表 博士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由是言毛詩本之徐敖贊平帝立毛詩 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獻王得而獻之以毛公為博士 序錄子夏授魯申魯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亨授毛萇 釋文吳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以為故訓傳授趙人毛公 後記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戊申詔選高才生受毛詩安帝延光二年正月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毛詩者一人 後傳鄭衆

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箋衞宏作毛詩序禮僖世傳毛詩　隋志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　唐志毛萇傳十卷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后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為故訓亦與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詩引經附傳不知誰為之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志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為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為近之三家列於學官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存無傳者毛詩鄭箋獨立

經典序錄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　釋文鄭玄作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

漢詩博士

後儒林傳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毛詩未得立

魯　前傳文帝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弟子為博士十餘人江公世為魯詩宗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詩甚嚴試誦說有法問何師曰事王式諸博士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薛廣德事式以博士論石渠張生唐生褚生皆博士張生授許晏為博士　後傳高詡建武中召為博士魏應建武初詣博士受業李　博士許見

齊　前傳轅固孝景時博士后蒼為博士蕭望之事后蒼復事同李博士白奇師毋事匡衡為博士

後傳伏恭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

韓　前傳韓嬰孝文時博士其孫商為博士趙子授

蔡誼誼授食子公為博士王吉授長孫順為博士

後傳薛漢建武初為博士楊仁舉孝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辭選顯宗詔補北宮衛士令　劉歆傳文帝時詩始萌雅衆書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建元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　儒林傳贊平帝時立毛詩

漢齊魯韓毛詩異同

賈逵傳肅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

隋志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侍中賈逵撰晉孫毓毛詩異同評十卷陳統難孫氏四卷毛詩表隱二卷晉陽乂毛詩辨異三卷異義二卷

正義樂綿

動　　　　　　　　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
者漢世毛李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
謂其唯有三百五篇齊韓之徒以詩經爲章句與
毛異非有壁中舊本可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
以百數毛無破字之理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
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
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魏志注隗禧說齊
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
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此魯詩也明紀
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
詩章句　楊子周康之時頌声作乎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習治則復始亂　陳忠傳詩云以雅以南
南韎任朱離注毛詩無之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正義緇衣引詩都人士守章鄭注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之特鼓鍾之詩所為作者依三家為說也　釋文般詩於繹思蓋齊魯韓之文毛詩無此句今毛詩有者衍文也　禮記憲憲令德疏齊魯韓詩又郊特牲注為下國畷郵疏云引齊魯韓詩也孔子閒居注讀湯齊為湯躋疏云三家詩周禮注吉圭惟饎疏鄭從三家詩見說之詩之序論曰齊魯韓三家之詩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本

魯詩　魯訓

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此事見

魯詩今亡矣　班固傳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曰　輿服志注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漢書注中冓之言魯詩以為夜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　詩疏魯詩之義以玩徂共皆為圍名異義詩魯說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　禮記疏魯詩素衣為綃　周礼疏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公羊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　說文魯詩說鼐小鼎　坊記注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作此是魯詩正義鄭志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爾雅注魯詩云傷如之何

齊詩

翼奉傳竊聞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漢地志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閒兮注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自杜沮滌注齊詩

韓詩

韓詩章句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伐木勞者歌其事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鼓鍾昭王之時作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商頌美襄公篇名之異者如料木標有梅何彼茙矣嫙蓁蓁者哉洑　漢地理志周道郁夷茵阮之即　杜欽傳注仲山甫就封于齊　樊準傳京邑翼翼四方

是則　文選注奄有九域在彼寫谷　曹褒傳奚斯頌魯注薛君章句以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後漢書注彼岨者岐有夷之行薄言振之東有圃草皆引薛君傳又引薛夫子章句詠關雎以刺時史記趯趯毚兔注引韓嬰章句　爾雅注心爲惕惕韓詩以為悅人　釋文引韓詩異字及說如劉彼甫田綠薄猗猗之類．

樂記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商宋詩　史記宋襄公之時正考父作商頌又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之詩　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蔡人之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定姜送婦作燕燕

漢匈奴傳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宣王詩曰城彼朔方　漢天文志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　白虎通相鼠妻諫夫之詩　孔叢子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國語注六月道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也黍伯賦鳩飛引小宛之首章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周禮疏業異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詳見詩攷

漢韓詩外傳

志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　唐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　崇文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十篇其遺說時見他書　晁

氏志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辞清　有先秦

風　記經解注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　正

義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周礼注詩

傳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琚謂韓詩　白虎通

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

內傳曰師臣者帝　文選注內傳桑弓蓬矢王者

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傳

曰世子者何言世世不絕　水經注二南國披韓

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漢志注韓詩

傳云三月桃花水　三禮義宗內傳天子奉王升

紫　後漢志韓詩序云云

漢小雅逸篇

後記永平二年十二月壬子詔升歌鹿鳴下管新

宮注新宮小雅逸篇也逸詩並見詩攷

漢詩大義

匡衡傳學者上書薦衡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之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宣帝不用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漢詩細　詩譜　詩解

趙曄傳受韓詩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書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隋志梁有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　鄭玄傳著毛詩譜　唐志鄭玄譜三卷　隋志謝氏毛詩譜鈔一卷梁有韓詩譜二卷吳太常卿徐整毛詩譜三卷

國史志詩譜世傳大叔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叙錄所稱徐整暢大叔裘隱蓋整既暢演而裘

隱括之求字訛也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又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又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歐陽脩後序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絳州得之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補以孔氏正義之文因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舊注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譜復完初修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　景鸞傳能理齊詩施氏易受兼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

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畧又
扨風角作興道一篇又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
萬言

漢毛詩序

後儒林傳衛宏好古學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
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正義三
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
其七者以見在爲數也　經典釋文沈重云按鄭
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或云小序
是東海衛敬叔所作　序録宋周續之雷次宗齊
刘獻並爲詩序義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
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顧歡等毛詩集
解序義一卷雷次宗序義二卷宋阮珍之序注一

卷劉炫集小序一卷劉獻等詩序義疏一卷　唐
志下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韓愈議曰子夏不
序詩之道有三焉蘇轍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
氏之舊上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晁說之曰說韓
詩者謂其叙子夏所作朱氏辨說曰詩序或以為
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
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然鄭氏又以為序本自
合為一編毛公始分寘諸篇之首則毛之前其傳
已久宏特增廣潤色之耳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
句為毛公所分其下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
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
者矣凡小序詩文直指其事如耳崇定之方中南
山秝林之屬若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

之類決為無可疑音

魏毛詩義問

隋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斈刘楨撰王肅毛
詩義駁八卷又毛詩奏事一卷問難二卷王基駁
一卷謝沉釋義十卷刘璠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
是非二卷吳常昭朱育毛詩答雜問七卷晉郭璞
毛詩拾遺一卷梁何胤毛詩總集六卷隱義十卷
晉楊乂雜義五卷殷仲堪雜義四卷梁武帝發題
序義一卷大義十一卷簡文十五國風義二十卷
劉獻篇次義一卷　北史刘獻之注毛詩序義
一卷刘芳毛詩箋音義證十卷張思伯為毛詩章
句　南史張譏毛詩義三十卷顧越深明毛詩傍
通異義

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先師魯人當六国時在毛公前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正義譜云子思弟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趙岐以為齊人

晋補亡詩　隋文中子續詩

文選束廣微補亡詩六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注王隱晋書曰束晳字廣微為著作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以補之　朱氏集傳以鄉飲酒禮燕礼考之曰笙曰樂

曰奏而不言歌則有声而無調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爲文中子中説續詩備六代有四名化政頌歎有五志美勉傷悪戒三百六十篇諸候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变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詩以存漢晋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断南北之疑讃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礼樂以旌

後王之失

晋毛詩外傳

謝沉傳著毛詩外傳　隋志謝沉釋義義疏各十

卷

晋詩評

釋文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

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
三家同異明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序
録孫毓詩同異評十卷
梁毛詩集註 毛詩圖
隋志梁崔靈恩集註二十四卷梁武帝毛詩大義
一卷梁有毛詩圖二卷 釋文崔靈恩集註採三
家之本 梁史許懋受 詩撰風雅比興義十五
卷
唐二十五家詩
藝文志經録三曰詩類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
三十二卷始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韓詩
有卜商序韓嬰注又外傳翼要毛詩有毛萇鄭玄
王肅業遵崔靈恩王元度之傳箋譜注刘王孫楊

陳謝之問駁許難辨釋元延明之誼府張氏陸璣刘炫孔穎達之義疏魯世達鄭玄諸家之音義終於毛詩正義不著録三家始於纂義次以毛詩指説斷章終於草木虫魚圖凡三十三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 崇文目八部一百十五卷 中興書目三十三家三百七十卷 文釋李行脩曰刘迅説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

唐詩正義

志 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叶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 正義序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刘軌思刘醜焯炫焯炫特為殊絶今據以為本削其所煩增其所簡 隋志義疏有謝沉十卷文釋義十卷張氏五卷舒援

二十卷沈重二十八卷又二十卷二十九卷十卷

十一卷二十八卷刘猷詩序義疏一卷刘炫述義

四十卷魯世達章句義疏四十卷

唐詩纂義

志　毛詩纂義十卷　許叔牙傳貞觀中遷弘文

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猷纂義十篇太子鴻付

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唐毛詩指說

志　成伯璵毛詩指說一卷毛詩斷章二卷

唐草木蟲魚圖　毛詩物像圖

志　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

賢院脩撰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

上之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　名賢畫錄大

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尚無不顯

唐毛詩別録

書目毛詩別録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取其長述而廣之

至道皇太子講詩

二年三月癸卯諸王府侍講邢昺上言皇太子召臣於府內講毛詩父之賓客李至李沆皆列生共聽

天禧毛詩正紀　元祐詩傳補注

書目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十四篇論詩名

篇數風雅正变之類又外義二卷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吏部侍郎范百禄進補注二十卷詔付秘省

皇祐毛詩大義

皇祐中武公蘇子才采鄭譜孔疏僅二百條分為三卷刘宇為詩折衷二十卷凡一百六十八篇歐陽修為毛詩本義十六卷凡百十四卷王安石新經毛詩二十卷梅堯臣毛詩小傳二十卷蘇轍詩解二十卷程頤詩說二卷楊時毛詩辨疑一卷陳少南詩解二十卷胡旦毛詩演聖通論二十卷

紹興毛詩叶韻補音

十卷紹興中吳棫撰自序云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為一家之學釋文是也所補之增

皆陸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王義曰詩之大躰必須依韻其爭者古人之韻不恊爾

詩序傳

朱子輯詩傳二十卷其序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国以書其変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此孝詩之大旨也

呂祖兼讀詩記三十二卷

五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之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蔡西山曰按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二揲四為奇曰三為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陽以老為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歸于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陰少陽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少為靜而陽性本動故以四歸于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而少陰之數所以二十八也易用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六變十六變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二陰用其一蓋

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休陽三陰饒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休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為圜三徑之一義而无復奇偶之分三變之後為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為少陽者九為老陰者一又皆参差不齊而无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

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二十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陰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四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也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者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

於三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初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陽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初十二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含八故其掛初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為次多少陽居三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為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六於中爲此其以　為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爲此其以多為貴者也凡此不唯之與陽既為二物而迭為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也又各自為一物而迭為

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券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无者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適揲之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為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卲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一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六之策此之謂也正易李啓蒙

乾坤之策

三百六十者舉中數而言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者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者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易李啓蒙

四營成易

分二為一營卦一為二營揲四為三營歸奇為四

营四营者四次經营也分者弟一营也掛一者第二营也揲四者弟三营歸竒者第四营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营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营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营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营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列卦之為悔者亦偹矣六爻成內外卦偹六

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易學啓蒙

用九用六

陽爻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用六而不用八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陰少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群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易

荅彖

八卦之象

陰陽奇偶吉凶之象皆可矣類求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彌尋象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离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求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中貞悔体分文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愚小人是為常可類求变非例測非常曷变謹此為則易學啓蒙

易取象於物

易之取象固有所自来今不可考但當据辭中之象以求甚意耳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无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説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説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体変卦五行納甲飛伏之参互以求其幸其合偶其説雖説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

二之適然而无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无所
關於義理之本原下无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
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
曰義茍應 何必乾乃為馬爻茍合順何必坤乃
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於其
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
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
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
則是說卦之作為无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
論之以為易之所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
已具於太卜之官固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
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

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忌之文公文集

易精變神說

至精至變至人之妙皆不可矣書言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察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

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祥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蓍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人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歟文公

廣志卷之六百五十六

詩事實

毛詩始末

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

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康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斈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時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衆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其斈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時廢絶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詩序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二篇並是作者著為名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　關雎序為大序餘詩為小序詩序之說不同家語曰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或曰出於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所作鄭詩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王肅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唐韓愈以為詩序非子夏所著其說不一自今觀之關雎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后妃之德也鵲巢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

後人何遽知其為夫人之德也謂作詩本無序雖夫子之聖亦不能逆知數十百年之前詩人所作之意何從而次序之又况其為子夏者乎然則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辞重復不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辞如白華孝子潔白之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緣經之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之辞亦皆非漢儒作明矣蕭復以為卜子夏序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至介甫獨請詩人所自製按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

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公所潤益愈之言蓋本於此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載毛公猶愈詩也不應不同則是不出一人之手明矣按舊唐書藝文志云韓詩二十卷注謂毛萇傳毛詩集序二卷注亦謂卜商序然則韓詩序見史傳者攷之與毛詩絕不同

詩序之次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国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楽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

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詩正風周南召南王
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国
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悪滅與国也諸侯相并王跡
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制不足
以統臨天下而畿内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国
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
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変之風魏舜與之都唐
帝尭之国其遺風雖存今亦変矣故次之以魏唐
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
夷狄之化行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
原也聖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
亡矣故次之以陳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
治音乱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曹亂既極必有治之

之道周家之始盖嘗由之矣故次之以雅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叙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雅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叙於聖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

詩樂

周礼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斈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
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
為節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太師教六詩曰風曰
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
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儀礼鄉飲
酒礼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上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礼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南蘩采蘋告於
樂正曰正歌備燕礼工歌鹿射四牡皇皇者華笙
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至崇丘歌南山有臺至由儀遂歌鄉楽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釆蘩釆蘋大師告于楽正曰正歌備大射礼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貍首以射左氏傳呉公子札来聘請觀於周楽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楽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声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

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国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弍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迁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六義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

曰風音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　賦鄭氏周礼注曰賦之言鋪也直鋪陳善悪程氏曰賦者為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　比鄭司農周礼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以起興関関雎鳩瞻彼其奥是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得是也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程氏曰頌美之言也如于嗟麟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礼義廢政教失国異政家殊俗而変風変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形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変而懐其舊俗者也故変風發乎情止乎礼義發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礼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国之事繋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正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曰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楽而有頌声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来故皆録之謂之

詩之正經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国有美刺之别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謂之变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謂之变小雅故变雅之美刺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尔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庙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变風之美者尔又與商頌異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乱以為風始

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五際

翼奉初斈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應邵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詩

有五際惟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章句音韻

孔氏曰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体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声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

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来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奥見拳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札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

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礼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賦詩

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注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已

秦伯享晉公子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注古者礼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戎子駒支對范宣子云云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齊慶封来聘𠷎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子皮戒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

苗季武再拜賦六月齊侯鄭伯如晋晋侯兼享之
国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又曰
国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将仲子兮晋范宣子来
聘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賔将出武子賦
彤弓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穆姜出於房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緑衣之卒章
鄭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
兄弟比以安小邾穆公来朝季平子賦采菽穆公
賦菁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韓宣子聘於
衛衛侯享之北宫文子賦淇奥宣子賦木瓜宋公
享昭子賦新宫昭子賦車轄注将為季孫迎宋公
女故賦之公享韓宣子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宣
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木焉宣

子耆之武子曰亷不封殖此木以無忘角弓遂賦
甘棠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
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産賦鄭
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
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鄭伯與公
宴于棐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
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楚令尹
享趙孟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注小宛
取其各敬尓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季武子如宋
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魚麗之卒章公
賦南山有臺武子曰臣不堪也云云鄭伯享趙孟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亦以
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

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
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有将為戮矣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
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申包胥依庭墻而哭七日
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楚薳罷如晉晉
侯享之将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国
也宜哉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晉侯
與諸大夫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
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宋華定
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以賦蓼蕭不知又不言賦昭
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
将何以在寗武子来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
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

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諸侯用命也諸
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玈弓矢

二南之詩

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爲用之邦国焉言自鄉人以
至于邦国皆可得而用也儀礼鄉飲酒礼曰鄉大
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楽周南關雎召南鵲巣是用
之鄉人也燕礼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楽周南
關雎召南鵲巣是用之邦国也自上而下皆可得
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夫詩之首二南
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係於周
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夫子彤詩
列之以冠篇首蓋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

以下說者皆謂之変風則河以先後次序論矣

平王降為国風

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止及郊圻詩作
於衛頃国地狭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猶存
不可還後於諸侯

豳詩與列国不同

豳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使一
国故次列国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
別国之例也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
王政處諸国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
近堪為雅也

豳詩備風雅頌

七月八章上下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

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風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咸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魯頌先商頌

致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風以其用天子之札故僭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者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三家言詩不同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申公作魯詩后蒼作

齐詩韓嬰作韓詩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
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公曰関雎正風之首而齐
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詩也翼奉習齐
詩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其他如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魯
詩鼓鍾為昭王詩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李賈誼
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
衛宣夫人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
蔡人之妻作芣苢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
飲酒悔過作也采薇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
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類皆三家之
說也揚雄亦曰周康之時頌声作乎下関雎作乎
上習治也

大小毛公詩
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譜云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傳小毛公題而曰毛也

鄭氏箋
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鷄人之官緑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褖諸類此不可悉数

逸詩
周礼逸以采薺諸侯以貍首為郮語曰棠棣之華

倫其亥而春秋之詩趙衰賦河水孫公賦析招求
公賦新宮漢儒林傳有歌驪駒又左傳周子賦耆
之柔矣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田敬仲曰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鄭子駟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
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
恤我我其收之其向戌之謂乎昭四年子產作丘
賦云詩曰礼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訓詁傳授魯詩

浮丘伯魯申公楚元王少時好詩與魯生白生申
生俱受詩浮丘伯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
士元王好詩諸子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

杜江公受詩於曲是魯詩有韋氏詩韋元成江公
為博士為魯詩宗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及魯許
生免中徐公皆守斈教授趙綰亦嘗授詩申公為
御史大夫楚元王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国龔勝
齊詩轅固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召諸儒多
毀曰固老罷帰之公孫弘亦召仄目而事固固曰
公孫子務正斈以言毋曲斈以阿世諸齐以詩顕
皆固之子弟也景鸞能理齐詩作詩解翼奉治齊
詩后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奉蕭望之蕭衡
蕭衡授師丹伏理師丹治詩事匡衡匡衡好斈諸
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康鼎来康語詩解人頤射策
甲科蕭望之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
韓詩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内外傳数萬言其

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子公與者欧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国風雅頌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変矣若矣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

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於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斈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国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此斈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体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詩六義

風雅頌者声楽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国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体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緑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

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声音之節製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帰皆将不待講説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専於比而緑衣兼於興兎罝専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学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詩之教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所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

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詩之風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諸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